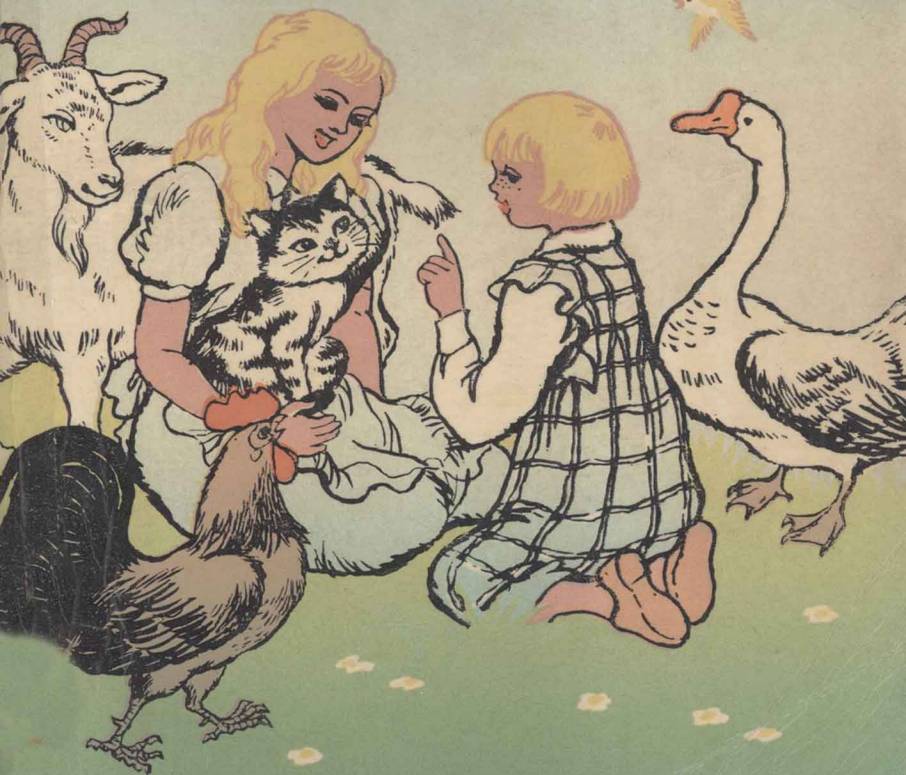


捉猫故事集

[法] 埃梅 著



外国文学出版社

捉猫故事集

〔法〕埃 梅 著

李 玉 民 译

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九 〇 年 • 北 京

Marcel Aymé
Les contes du chat perché

Collection folio junior
Éditions Gallimard 1963.

封面设计、插图：徐 中 益

捉猫故事集

Zhuomao Gushi Ji

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151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8 \frac{1}{2}$ 插页 2

199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5,750

ISBN 7-5016-0082-1/I·83 定价 3.10 元

译者的话

这部童话故事出自法国现代作家马塞尔·埃梅的手笔，是一部别具一格，引人入胜的作品，一定会得到我国少年儿童，乃至成年读者的喜爱。

马塞尔·埃梅(Marcel Aymé 1902—1967)，出生于法国东北部汝拉山区的儒瓦尼镇。父亲是铁匠，因为子女多，家境很贫寒。埃梅两岁丧母，由外祖父母抚养长大。他中学毕业时成绩优良，本来打算进理工科大学深造，不料因病中止了学业。后来自谋生计，他学过医，当过勤杂工，做过小买卖，还在电影制片厂当过职员，扮演过群众角色，三十岁时进入一家地方报刊当记者。

埃梅于一九二五年开始文学创作，发表处女作《勃吕勒布瓦》；一九三五年发表的《绿色母马》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畅销的小说之一。在四十年的文学生涯中，埃梅的创作十分丰富，计有长篇小说十七部，短篇小说九集，戏剧十种，童话三编。

埃梅的作品尤以童话著称，著有《捉猫故事》及其续编、末编。这里介绍给读者的就是从《捉猫故事》中选出来的，每篇各具特色，被认为是法国现代儿童文学的优秀作品，

有的甚至是世界名篇，曾编入法国小学课本，并被改编成电视片。

作者通过两个可爱的小姑娘和一群会说话的动物伙伴，给人们描绘出一个理想世界。埃梅笔下的童话世界，充满了儿童的天真情趣，充满了和谐、善良与相互帮助，没有残酷斗争、金钱冒险以及各种卑鄙勾当。作者本人也曾说，他写的这些作品，不仅是给孩子们看的，而且能让那些为追逐金钱而心力交瘁的成年人得到休息，因为这些纯洁的故事没有一点世俗气味。

这部童话生活气息浓郁，语言通俗朴素，笔调幽默，构思奇巧。这是埃梅童话的突出特点。读这样幽默的童话，不但能使人发出轻松的微笑，而且能使人得到有益的启发。

译 者

目 次

译者的话.....	1
-----------	---

会求雨的猫	1
-------------	---

本性难移的狼	20
--------------	----

远方来的豹子	35
--------------	----

画画的奇迹	49
-------------	----

小姑娘变成驴和马	66
----------------	----

善良的大狗	81
-------------	----

坏脾气的公鹅	100
--------------	-----

温顺的绵羊	114
-------------	-----

野性难驯的鹿	132
--------------	-----

无事生非的小奶牛	150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想与孔雀媲美的猪	170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天鹅之歌.....	187
-----------	-----

勤奋好学的大白牛	202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小白鸡变大象	219
--------------	-----

群策群力做算术题	234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会求雨的猫

傍晚，爸爸妈妈下地回来，看见猫正在井台上梳洗呢。

“唉，”他们说，“瞧呀，猫用爪子搔耳朵了，明天又要下雨。”

果然，第二天下了一整天雨，就甭打算下地啦。爸爸妈妈出不了门，心里没好气，待两个女儿也不大耐心了。蓓尔菲娜是姐姐，玛丽奈特有一头最美的金发，小姐妹俩在厨房里玩飞鸽子、小骨拐、吊死鬼、布娃娃和“狼在吗”的游戏。

“就知道玩，”爸爸妈妈咕哝说，“就知道嘻嘻哈哈，都这么大姑娘了。瞧着吧，她们到了十岁，还是得玩。不说缝点东西，给阿尔弗雷德叔叔写封信。这不是更有用吗？”

他们数落完女儿，又责怪起坐在窗台上看下雨的猫。

“这家伙也一样，整天不干正经事儿。耗子还少哇？从地窖到阁楼乱窜。可是，这位先生就爱白吃饭，什么活儿也不干。倒是累不着。”

“你们什么事儿都看不顺眼，”猫回答，“白天就是用来睡觉和消遣的。到了夜晚，我在阁楼里跑来跑去，你们可没有跟在我后边夸奖我。”

“好了，你总是有理，哼。”

快到傍晚，雨还下个不停，趁爸爸妈妈去喂牲口，小姐妹俩又围着餐桌玩起来。

“你们不该这么玩，”猫说，“没准儿又要把手家什打碎。爸爸妈妈又该嚷嚷了。”

“要是听你的，那什么也甬玩了。”苔尔菲娜回答。

“真的，”玛丽奈特附和说，“跟阿尔封斯（这是她们给猫起的名字）在一起，就只能睡觉。”

阿尔封斯不跟她们争论，小姐妹俩又开始跑起来。桌子中央放一个瓷盘，家里用了一百来年了，爸爸妈妈把它当宝贝。苔尔菲娜和玛丽奈特跑着，又抓住桌子腿，连想也没有想就往上抬。瓷盘慢慢滑下去，摔到方砖地上，碎成几块。猫一直坐在窗台上，连头也没有回。小姐妹俩再也没心思跑了，只觉得耳根子发烧。

“阿尔封斯，这个瓷盘打碎了，怎么办呢？”

“把碎片儿收走，扔到坑里。也许爸爸妈妈不会发觉什么。唉，算了，来不及了，他们回来了。”

爸爸妈妈一见盘子打碎了，立即暴跳如雷，象跳蚤一样在厨房里乱蹦。

“小冤家呀！”他们嚷起来，“家里用了一百来年的盘子！就给你们给打碎啦！两个小魔鬼，你们永远也造不出别的来。该惩罚你们：不准玩，只能啃干面包！”

爸爸妈妈认为惩罚得还太轻，想了一下，狞笑着注视小姐妹俩，又说：

“不行，不罚吃干面包。明天，要是不下雨的话……明

天……哈！哈！哈！明天，你们就得去看梅莉娜姑妈！”

苔尔菲娜和玛丽奈特脸色刷白，双手合十，同时用眼睛哀求。

“怎么哀求也没用！要是不下雨的话，你们就去梅莉娜姑妈家，给她送一罐果酱去。”

梅莉娜姑妈是一个非常凶的老太婆，嘴里的牙齿掉光了，下巴长满了胡须。小姐妹俩到那村子去看她时，她总是亲她们，她的胡须扎脸就够讨厌的了，她还不断掐她们，揪她们的头发。她就喜欢逼她们吃发了霉的面包和奶酪：那是留给她们来吃，放久了长毛的。此外，梅莉娜姑妈还觉得两个侄女很象她，断言到不了年底，她们就会长得跟她一模一样，这让人一想太可怕了。

“可怜的孩子，”猫叹气说，“就因为打碎一只有缺口的盘子，这么惩罚真够重的。”

“你插什么嘴？既然你替她们说话，那么打盘子也许有你的份儿吧？”

“噯！没有，”小姐妹俩说，“阿尔封斯没有离开过窗台。”

“住嘴！哼！你们都是一路货。你们互相护短，没有一个肯替另一个弥补过错。一只整天睡觉的猫……”

“你们既然拿出这种腔调，”猫说，“那我还是走开。玛丽奈特，给我打开窗户。”

玛丽奈特打开窗户，猫跳到院子里。这时，雨恰巧停了，微风渐渐吹散乌云。

“天开始晴了，”爸爸妈妈开心地说，“明天准是个响晴

天，你们正好去梅莉娜姑妈家。运气真好。好了，哭够了吧！哭也不能把盘子修好。喂，还是到仓房里抱劈柴吧。”

小姐妹俩走进仓房，看见猫正蹲在劈柴垛上。苔尔菲娜透过泪光，凝视猫洗脸。

“阿尔封斯。”她叫了一声，脸上露出愉快的笑容，叫妹妹好不奇怪。

“干什么呀，小姑娘？”

“我想到点事儿。明天，你要是愿意，我们就不去梅莉娜姑妈家了。”

“那再好不过了，但是，非常可惜，我对你们爸爸妈妈讲什么话都不起作用。”

“恰恰用不着你跟爸爸妈妈讲。你知道他们说什么了吗？如果不下雨，就让我们去姑妈家。”

“怎么样呢？”

“那好哇！你只要把爪子伸到耳朵后边，明天就会下雨，我们就不去梅莉娜姑妈家了。”

“噢，真的，”猫说，“我怎么就没想到。老实说，这是个好主意。”

猫立即把爪子伸到耳朵后边，一连搔了五十多次。

“今天晚上，你们可以安心睡觉了。明天准下大雨，连狗都出不了门。”

吃晚饭的时候，爸爸妈妈大谈特谈梅莉娜姑妈。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要送给她的一罐果酱。

小姐妹俩费了好大劲儿才绷住脸，玛丽奈特遇到姐姐

的目光，有好几次要笑起来，赶紧假装吃饭噎着了。到了上床睡觉的时候，爸爸妈妈从窗口探出头去。

“要说好天，”他们说，“今晚上天还真好。天空出这么多星星，恐怕从来没见过。明天正好出门儿。”

不料第二天，天空灰蒙蒙的，早早就开始下雨了。“没关系，”爸爸妈妈说，“这雨下不长。”他们让女儿穿上节日的衣裙，每人头发扎一条粉绸带。可是，雨下了一上午，又一直下到天黑。小姐妹俩不得不脱下节日衣裙，解下粉绸带。不过，爸爸妈妈的情绪依然很好。

“不就是往后推一推吗。你们明天去看望梅莉娜姑妈。天开始放晴了。都五月份了，要是接连下三天雨，那才是怪事呢。”

这天晚上，猫洗脸时，又用爪子搔耳根，第二天又是个雨天。跟昨天一样，不能打发女儿去梅莉娜姑妈家了。爸爸妈妈的情绪开始变坏了。因为天气不好，眼看惩罚一拖再拖，心里老大不痛快，不能下地干活，就更不痛快。他们动不动对女儿发火，嚷嚷她们只会打碎盘子。“去看看梅莉娜姑妈，对你们会有好处，”他们接着说，“等天一晴，你们一早就去。”正在气急败坏的时候，他们又碰见了猫，于是一个用扫帚打，另一个拿脚踢，还骂猫是废物，是懒虫。

“噢！噢！”猫说，“我没想到你们这么凶狠。你们无缘无故就打我，但是，我以猫的身分起誓，你们会后悔的。”

假如爸爸妈妈不挑起这个事端，那么用不了多久，猫就会厌倦，不再让天下雨了，因为他爱爬树，爱到田野树林里

奔跑，为了给朋友解忧，免得她们去看望梅莉娜姑妈，害得他自己也不能出门，这太过分了。然而，那顿脚踢和扫帚打，他还记忆犹新，不用小姐妹俩恳求，也要用爪子搔耳根。此后，他把这当成自己的事情。一连八天，从早到晚，雨下个不停。爸爸妈妈无可奈何地呆在家里，眼睁睁看着庄稼烂了根，再也顾不上生闲气了。他们已经忘掉瓷盘和看望梅莉娜姑妈的事，但是对猫开始看不顺眼了。他们动不动就小声嘀咕，商量了好久，谁也猜不透其中的奥妙。

雨下到第八天，爸爸妈妈不顾坏天气，一大早就准备去车站，要把几袋土豆托运到城里。苔尔菲娜和玛丽奈特起来，看见爸爸妈妈正在厨房里缝一个口袋。桌上还放着一块石头，少说也有三斤重。小姐妹们问起这是干什么，爸爸妈妈神情有点尴尬，回答说是要跟土豆一起托运的东西。这时，猫走进厨房，有礼貌地向所有人打招呼。

“阿尔封斯，”孩子们的父母说，“给你一大碗鲜奶，放在炉灶旁边了。”

“谢谢，主人，你们真好。”猫说，他很久没有得到这种优待，有点感到意外。

正当他喝鲜奶的时候，爸爸妈妈每人抓住他两条腿，把他头朝前塞进口袋，再把三斤重的石头装进去，用粗绳把袋子口缝死。

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昏了头啦！”猫在口袋里边挣扎边叫喊。

“干什么，”孩子们的父母说，“每天晚上都搔耳朵的猫，

我们不要了。这雨下得够呛了。既然你这么喜爱水，小家伙，那就让你喝个够。过五分钟，你就沉到河底洗脸吧。”

苔尔菲娜和玛丽奈特大喊大叫，不让把阿尔封斯扔进河里。爸爸妈妈也叫嚷，什么也挡不住他们淹死一个求雨的该死的畜生。阿尔封斯喵喵叫，发疯一般在口袋里挣扎。玛丽奈特隔着口袋布拥抱他，苔尔菲娜跪下替猫求饶。“不行，不行！”爸爸妈妈象魔怪一样吼叫，“不能可怜坏猫！”他们猛然发觉快到八点了，要误了去火车站。二人急忙穿上雨衣，戴上雨帽，离开厨房前对女儿说：

“现在没时间去河边了。等我们中午回来再说。但是这阵工夫，你们不要打算拆开口袋。到了中午，阿尔封斯万一不在里面，你们就得马上去梅莉娜姑妈家，住上半年，也许住一辈子。”

父母刚一上路，苔尔菲娜和玛丽奈特就拆开口袋绳。猫从袋子口探出头来，对她们说：

“小姑娘，我一直认为你们有金子一样的心。如果我同意救自己，眼看你们去梅莉娜姑妈家住半年，或许更长时间，那我就成了无耻的猫。要是以这种代价活命，那我宁愿让人扔进河里一百次。”

“梅莉娜姑妈也不象别人说的那么凶，而且，半年很快就会过去的。”

可是，猫说什么也不干，为了表明主意已定，他又把头缩进口袋里。苔尔菲娜竭力劝说他，玛丽奈特则到院子里找鸭子讨主意。鸭子正冒雨在一个水坑里嬉戏，他遇事谨

慎，办事认真。为了更好地思考，他把头埋到翅膀里。

“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主意，”鸭子终于说，“没法儿让阿尔封斯从口袋里出来。我了解他，他特别固执。就是强把他拉出来，等爸爸妈妈一回来，什么也阻止不了他去见他们。再说，我认为他做得完全对。就拿我来说，如果由于我的过错，你们不得不去受梅莉娜姑妈的摆布，那我良心就会不安。”

“那我们呢？如果阿尔封斯给扔到河里淹死了，我们就不受到良心的谴责吗？”

“那当然，那当然，”鸭子说，“必须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可是我考虑半天，真的什么法子也没想出来。”

玛丽奈特打算找农场的动物们商量，她决定让全体进入厨房，以免耽误时间。马、狗、公牛、奶牛、猪、家禽，都来了，一个个坐到小姑娘指定的座位上，围了一圈；猫在中间，他同意把头伸出口袋。鸭子在他旁边，首先发言向大家介绍情况。等他讲完了，各个都开始静静地考虑。

“谁有主意啦？”鸭子问。

“我，”猪回答，“这样吧。到了中午，主人回来的时候，我跟他们谈谈。他们产生这种坏念头，我要使他们感到惭愧。我要向他们解释，动物的生命是神圣的，他们要是把阿尔封斯扔到河里，就犯了一桩大罪。他们一定会理解我的意思。”

鸭子表示同感地点点头，但还不信服。在主人的思想里，猪是进腌肉缸的货，他讲的道理恐怕没有多大分量。

“还有谁有主意？”

“我，”狗说。“你们由着我干就行了。等主人回来取口袋，我就咬住他们的腿肚子，直到他们把猫放掉。”

看来这主意不错。但是，苔尔菲娜和玛丽奈特虽然有点动心，却不愿意让狗咬爸爸妈妈的腿肚子。

“再说，”一头奶牛指出，“狗特别听主人的话，根本不敢咬。”

“真的，我太听话了。”狗感叹一句。

“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，”一头白公牛说，“阿尔封斯干脆出来，换进去一块劈柴就行了。”

公牛的话受到普遍的赞赏，但是猫却摇头。

“不行，主人会发觉口袋里不动弹，不说话，也不喘气，他们马上就能识破。”

应当承认阿尔封斯的话有道理。动物们有点泄气了，沉默下来。这时，马开始发言，这是一匹老马，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、四条腿发抖；主人已经不用他干活了，准备把他卖到宰马场去。

“我活不长了，”马说，“反正也是个死，还不如干点有益的事。阿尔封斯还年轻，还有猫的美好前程。自然应当由我代替他，钻进口袋里。”

大家听了马的建议，都十分感动。阿尔封斯感动极了，他从口袋里出来，弓起背在马腿上蹭来蹭去。

“你是最好的朋友，最慷慨的动物，”猫对老马说，“如果我今天侥幸不被淹死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愿意为我做出

的牺牲，我由衷地感激你。”

苔尔菲娜和玛丽奈特鼻子发酸，连连抽泣。猪也有一颗美好的心灵，他放声大哭。猫用爪子直擦眼睛，又继续说：

“可惜，你的建议无法实现，我很遗憾，因为，我已准备接受你出自这么诚挚的友谊向我提的建议。可是口袋刚能装下我，因此你代替不了我。恐怕你连整个脑袋也钻不进去。”

小姐妹俩和全体动物都马上明白无法替换。老马站在阿尔封斯身边一比，简直成了庞然大物。一只公鸡不懂规矩，他觉得这种对比很滑稽，就格格大笑起来。

“安静！”鸭子对他说，“我们没有心思笑，我原以为你明白这一点，不料你是个不懂事的顽童。请给我们出去。”

“喂，”公鸡反驳说，“管你自己的事儿吧！难道我向你打听时间吗？”

“天哪，他真粗鲁。”猪咕哝说。

“滚出去！”动物都异口同声地喊，“公鸡，滚出去！粗鲁的家伙，滚出去！滚出去！”

公鸡气得冠子通红，在一片斥责声中跑出厨房，他发誓要进行报复。外面下雨了，他就躲进了仓房。过了一会儿，玛丽奈特也进来，她在柴堆里仔细挑选一块劈柴。

“我也许能帮你找到你要挑选的吧。”公鸡和气地建议。

“哦！不用。我要找一块劈柴，形状……得有一定形状。”

“得有猫的形状，对吧。可是，正如猫讲的，你爸爸妈妈会发现劈柴不动弹。”

“恰好不会发现了，”玛丽奈特回答，“鸭子已经有了主意……”

刚才在厨房里，玛丽奈特听说要防着点公鸡，她怕自己话已经说多了，马上住嘴，抱着刚挑的一块劈柴离开仓房。公鸡望着她顶雨跑进厨房里。又过了一会儿，苔尔菲娜跟猫出来，打开谷仓的门让猫进去，她在门口等着猫。公鸡睁圆了眼睛，怎么也弄不清那是干什么。苔尔菲娜不时走到厨房窗前，声音不安地问时间。

“差二十分十二点，”玛丽奈特第一次回答。“差十分十二点……差五分十二点……”

猫没有再露头。

除了鸭子，全体动物都离开厨房，找地方遮雨去了。

“几点钟啦？”

“十二点，全完了。好象……你听见啦？马车声。爸爸妈妈回来了。”

“那就算了，”苔尔菲娜说，“我去把阿尔封斯关在谷仓里。去梅莉娜姑妈家住半年，反正也死不了。”

她伸胳膊正要关门，阿尔封斯嘴里叼一只活老鼠，出现在门口。爸爸妈妈的马车驶得很快，已经到了路口。

猫和苔尔菲娜一前一后冲进厨房。玛丽奈特已经用破布包好劈柴，好显得柔软点儿，又把劈柴放进口袋里。现在，她打开袋子口，等猫把他叼着脊背皮的老鼠放进去，立